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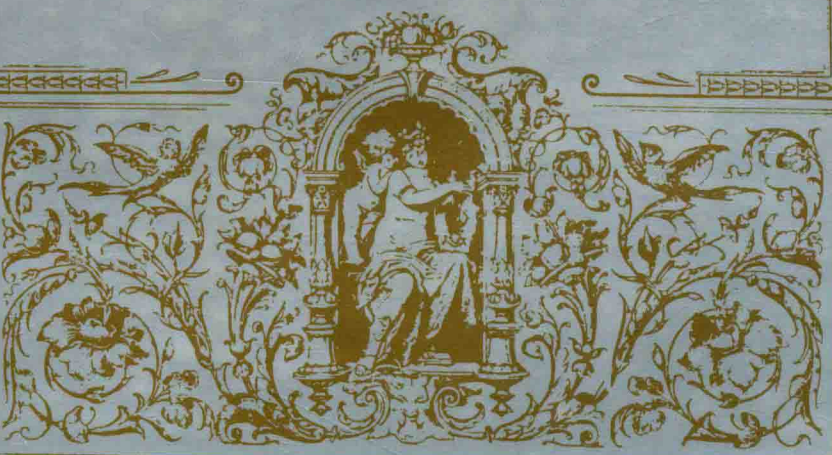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卢贡大人

〔法〕左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50/53

7565.44
179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卢贡大人

〔法〕左 拉 著

刘益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Emile Zola
SON EXCELLENCE EUGENE ROUGON

Garnier-Flammarion, Paris, 19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贡大人/(法)左拉(Zola,E.)著;刘益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8重印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1676-6

I.卢… II.①左…②刘…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6985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371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 插页1

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定价 22.00 元

第一章

议长走进大厅，引起一阵轻微的嘈杂声。他站立片刻，然后坐下，以漫不经心的神态有气无力地宣布：

“现在开会。”

说完，他着手整理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各项法律草案。在他左边，一位近视眼秘书把鼻子抵在纸上，开始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这位秘书口齿不清，念得又快，没有一个议员听他的。大厅里人声嘈杂，他的声音只能传到管事们的耳边。管事们衣冠端正，表情严肃，面对着那些姿态懒散众议员。

出席大会的议员还不到一百。有的两眼无神，仰靠在大红丝绒软座上，已经在打盹了。另一些人趴在身前的斜面桌上，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桃花心木台面，似乎把这种全体会议当作一项苦差使，实在不胜其烦。大厅的玻璃穹顶勾出一片半月形的灰色天空，那多雨的五月下午的光线从这里笔直地映入会场，均匀地照亮了豪华庄严的陈设。日光象一张暗红色的大毯子，顺着梯级往下倾泻，从空位子的角落里映射出一片玫瑰色的反光；而议长背后，裸体的塑像和浮雕截住了一道道白色的光束。

大厅右首第三排席位中间，有个议员站在狭窄的走道里。他抚摸着粗硬的灰白色的络腮胡须，显得心事重重。正好有个管事走上前去；他把他拦住，轻声向他询问。

“喔，卡恩先生，”管事回答，“行政法院^①院长先生还未到场。”

卡恩先生随即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他突然转过身去，问他左边的那位议员：

“喂，贝京，今天上午您见到卢贡没有？”

贝京先生是个又瘦又黑的小个子，看样子性格比较文静。他支起斜面桌上的台板，正在埋头写信。在他蓝色的信笺上，印着这样的笺头：贝京玻璃器皿制造公司；圣佛罗朗。听问，他抬起头来，眨了一阵眼睛，有点心不在焉。

“卢贡，”他反问一句。“没有，没有见过。我来不及去行政法院。”

说完，他又从容不迫地写起信来。他翻了翻小本子，开始写第二封。这时，会议记录快念完了，大厅里回荡着秘书的含混不清的嗡嗡声。

卡恩先生两臂一抱，往靠背上一仰。他的脸盘线条分明。一个端端正正的大鼻子暴露了他的犹太血统。他阴沉着脸，看了看天花板上的金色蔷薇花图案，转眼望了望突然打在玻璃穹顶上的一阵骤雨的水流；然后，他两眼出神，象是在仔细观察对面那堵大墙上那些复杂的装饰。接着，他把视线移到大墙两端镶

① 行政法院成立于一七九九年，由拿破仑一世执政时创立。这一机构原来的职责是协助政府起草法律和规章制度，并向行政长官提供行政方面的咨询意见。到十九世纪，行政法院的意见逐渐成为政府部门必须执行的决定，所以权力很大。此外，凡涉及国家机关之间，公民对国家机关或政府官吏在行使公务中发生的诉讼均属行政法院审理，普通法院不能干预。行政法院从性质上说，是一个行政机构，但又具有司法职能。它的成员都是行政官吏，由国家元首（或中央政府）任免。此机构保留至今，但所起的作用已大不如前。

着金框、衬着绿绒的标志牌上，顺带又对雕像两边的每对柱子瞥了一眼；柱子中间那两尊有眼无珠的雕像象征着自由和治安。最后，他又被遮着壁画《路易-菲利浦向宪章宣誓》^①的那幅绿绸吸引住了。

这时，秘书已经坐下。大厅里的嘈杂声仍不绝于耳。议长还在不紧不慢地翻弄文件。过了一会，他用机械的动作按了按警铃的按钮。但是，响亮的铃声并没有制止任何人的私下交谈。他只好站起来，等待会场安静。

“诸位，”他开口说，“我收到了一封信……”

他停下来，又按了一阵铃，继续等待。他神态庄严，高高地站在镶着红底白边大理石板的阶梯形巨桌后面，显得很不耐烦。他的紧身礼服在主席台后面的浮雕的衬托下，宛如一根黑色的线条，将象征农业和工业的古装侧身神像的无袖长袍切去了一块。

等到秩序稍有恢复，他才接着说：“我收到了德·朗贝东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他今天未能到会表示歉意。”

主席台对面第六排议员席上，有人嘻嘻一笑。一位年轻可爱的金发议员用一双雪白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此人最多不过二十八岁，他的笑声象那些漂亮的女人那样清脆悦耳。一位身材高大的议员越过三个座位，凑到他的耳朵上问：

“拉·罗盖特，告诉我，朗贝东真的把他老婆找回来了？……”

^① 指“法兰西立宪宪章”。此宪章原由法王路易十八“恩准”，一八三〇年七月，路易-菲利浦上台以后作过修改，确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第二帝国承袭这一体制，直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才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

说话间，议长又抓起一叠纸条，继续宣读。他那单调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到了大厅的尽头：

“下列各位先生向大会请假……布拉歇先生，布甘-勒贡特先生，德·拉·维拉第埃先生……”

在议员们核准他们的请假时，卡恩先生显然已看腻了遮着路易-菲利浦具有煽动性的形象的那幅绿绸，正扭着身子向旁听席上张望。那是唯一的一排座位，按在纹理清晰的黄色大理石底座上；每两根柱子之间，装着几段紫红色的丝绒栏杆。后面的一排现在没有了。那一排在帝国成立前，原是为记者和公众保留的，如今用一道印有凹凸花纹的皮制帷幕遮挡着，但还是不能掩盖那个位置的空缺。半圆形的大厅周围，好些发黄的大柱子展现着稍嫌粗俗的图案装饰。狭小的包厢深嵌在大柱之间。包厢里光线昏暗，几乎全都空着，幸而稀稀朗朗地坐着几位服饰鲜艳的妇女，才有了点生气。

“嗨！若布兰上校也来了，”卡恩先生自言自语地说。

上校也看到了他，卡恩向他笑笑。上校自从退役以来，一直象穿军便服那样，穿着这件深蓝色的礼服。他的胸前佩带着荣誉团四级勋位的玫瑰形花饰，独自一人坐在议会总务官的席位上。那枚勋章花饰大得出奇，有点象绸围巾打成的花结。

卡恩先生将视线转向左边。左边稍远处，是行政法院的专席。他发现，那个专席的角落里有对青年男女亲热地偎依在一起。年轻小伙子不时地向女的俯下身去，凑在她的脖子上说着悄悄话。女子并没有看他，而是盯着象征治安的那尊雕像的脸，温柔地微笑着。

“贝京，看见没有？”众议员用膝盖碰了碰他的同僚，轻轻地问。

贝京先生正在写第五封信。他吓了一跳，抬起头来。

“朝上看，您没看到戴柯拉那小家伙和漂亮的布夏尔夫人吗？我敢打赌，他正在拧她的屁股。瞧她那双眼睛，都已经失了神了……呃，这么说，卢贡的朋友们全都约好了在这里碰头罗。那边旁听席上，还有柯罗尔夫人和夏波内夫妇呢。”

又是长长的一阵铃声。一名管事用浑厚的男低音喊道：“先生们，请安静！”议员们开始注意起来。于是，他们一字不漏地听到了议长的这句话：

“卡恩先生要求，将他在辩论《关于向通行巴黎的车马征税的法律草案》时所作的演讲印出来分发。”

议员们低声议论起来，私下的交谈又开始了。拉·罗盖特先生坐到卡恩先生身边打趣地说：

“倒看不出，您是在替老百姓办事呀。”他不等回答，紧接着问：

“您见到卢贡没有？有什么消息吗？……现在人们都在议论纷纷，但看起来形势还不够明朗。”

他回头看了看大钟：

“两点二十分了！要不是那份见鬼的报告，我真想溜之大吉！……报告是在今天宣读吗？”

“是这样通知的，”卡恩先生回答，“没听说要改变议程。您还是等一等吧。关于施洗大典的那四十万法郎^①马上就要交付表决了。”

“不错，”拉·罗盖特回答，“连勒格兰老将军也来了。他两

^① 一八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三世为他的儿子施洗，挥霍无度。据第二帝国机关报《总汇报》记载，仅小皇子的服装就花了十万法郎，车马费花了十七万二千法郎……立法团为此通过了拨款四十万法郎的法案。

腿瘫痪了，是由自己的仆人陪着来的，这会儿正在会议室里等着表决呢……皇上确实英明，他相信立法团全体成员的忠诚。在这庄严的场合，我们绝不能让他失去任何一票。”

年轻议员好不容易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正经面孔。他生就一张娃娃脸，几根金黄色的细须使他的脸容显得更加活泼。这时，他的脑袋在领带上面微微摆动，颇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仿佛正在品味他所找到的那两句演说家的妙语。他突然噗哧一笑，对卡恩先生说：

“老天！瞧夏波内这两口子那副窝囊相！”

于是，他和卡恩先生就拿夏波内夫妇作话题，说起笑话来了。夏波内夫妇穿得衣衫臃肿。老妇人披一条黄得出奇的披巾；老头儿穿一套外省缝制的礼服。那礼服简直象用斧子劈出来的。夫妇俩神色沮丧，脸孔涨得通红。他们几乎把下巴搁到了丝绒栏杆上，也许是想听得更清楚些，可是那直楞楞的眼神说明他们什么也没听懂。

“要是卢贡倒了台，”拉·罗盖特先生自言自语地说，“我看夏波内这件案子就没有什么油水了……柯罗尔夫人也一样……”说到这里，他咬着卡恩先生的耳朵说：

“总之，卢贡的情况您是了解的，那您对我说说柯罗尔夫人的底细吧。听说她开过旅馆，供过卢贡膳宿，还借钱给他……她现在干的是什麼行当？”

卡恩先生变得严肃起来。他以缓慢的动作抚摸着络腮胡须，说得十分干脆：

“柯罗尔夫人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女人。”

这句话使满怀好奇心的拉·罗盖特先生大为扫兴。他抿紧嘴唇，就象一个受了训斥的小学生。两个人同时默默地向坐在

夏波内夫妇身旁的柯罗尔夫人注视起来。这位夫人穿一件醒目的淡紫色长袍，满身珠光宝气；她的脸颊非常娇嫩，并且象金发布娃娃似的，额头上挂着几个小发圈。她虽然已经四十八岁了，可是那袒露着的胖乎乎脖子还满有风韵。

这当口，大厅尽头的门突然开了，紧接着传来一阵衣裙窸窣声。这声音引得许多人回头张望。原来是一位十分漂亮的高个子姑娘走进了外交使团的包厢。这位姑娘穿一件古里古怪的湖绿色长袍，身后还跟着一位穿黑衣的上了年纪的夫人。

“啊！是克罗琳达，她真漂亮！”拉·罗盖特一面喃喃自语，一面径自站起来向她们行礼。

卡恩先生也跟着起立，但又俯下身去，对忙着把信件装入信封的贝京先生小声说：

“喂，贝京，巴尔比伯爵夫人和她女儿也来了……我上去问问，她们有没有见到卢贡。”

主席台上，议长又拿起一叠文件。他一边宣读，一边向美丽的克罗琳达·巴尔比瞟了一眼；她的进场在大厅里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议长一个劲儿地读着手里的文件，气也不喘一口。他每读完一页，就把它交给秘书。

“关于准许里尔市延长征收附加税的法律草案……关于将上马恩省的杜勒望—勒—波第镇和维尔—恩—布莱左阿镇合并的法律草案。”

过了一会，卡恩先生失望地回来了。他在梯形会场的底层碰上了贝京和拉·罗盖特两位议员。卡恩对他们说：“看来，谁也没有见到过他，不过有人肯定地说：昨晚皇上召见过他，就是说不清楚召见的结果如何……真叫人无所适从，没比这更叫人心烦的。”

拉·罗盖特先生趁卡恩一转身，马上咬着贝京的耳朵悄声地说：

“可怜的卡恩真怕卢贡和杜伊勒利宫^①闹翻。他准是在为他的铁路奔波。”

话语不多的贝京先生听他这么一说，立刻郑重其事地脱口而出：

“卢贡真要离开了行政法院，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他打了个手势，叫来一名管事，请他把信件投到信箱里去。

三位议员站立在主席台的左下方。他们审慎地议论起卢贡失宠的可能性。这件事说来也话长，它牵涉到皇后的一位远亲。这位姓罗德里格斯的先生打从一八〇八年起，一直试图向法国政府索取二百万法郎的巨款。罗德里格斯在西班牙战争^②期间是一位船东，他的一条装运食糖和咖啡的船只在加斯科涅湾^③被法国的三桅战舰“警惕者号”所俘获。该船被带到布列斯特^④。经过地方委员会的审讯，主管官员将它判为战利品作了处理，但事先未向捕获审判所^⑤请示，罗德里格斯先生急忙向行政法院提出上诉。后来，罗德里格斯死了，他的儿子又向历届政府提出过同样的申诉，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他的一位外甥孙女——如今正是那位一手遮天的人物^⑥——进行了干预，终于使此案重新得到审理。

① 当时的皇宫。

② 一八〇八年，拿破仑一世入侵西班牙，废西王斐迪南，立自己的哥哥约瑟夫，引起了西班牙人民的反法独立战争。

③ 大西洋上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海湾。

④ 法国著名的海军基地，在布列塔尼省。

⑤ 战时负责审查和处理被法国海军俘获的交战国的船只和物资的机构。

⑥ 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也妮·德·蒙第何，原籍西班牙。

议长单调的话音在三位议员的头顶上继续回响着：

“关于准许卡尔瓦多斯省借款三十万法郎的法律草案……关于准许阿米安市为修建新的散步场所而借款二十万法郎的法律草案……关于准许北方海岸省为弥补五年来的赤字而借款三十四万五千法郎的法律草案。”

卡恩先生进一步压低了嗓门说：“这位罗德里格斯和定居在纽约的一个女婿拥有很多同样型号的船只。他想出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每当这些船只出航时，根据路上危险性的尺寸，他有时挂美国旗，有时挂西班牙旗……卢贡对我说过，那条船确实是属于他的，没有任何理由来满足他的要求。”

“况且，”贝京先生补充说，“当时的手续也是无懈可击的。布列斯特那位主管官员根据港口的惯例，完全有权将它按战利品处理，没有必要向捕获审判所请示。”

他们的谈话中止了一会。拉·罗盖特先生仰着脖子靠在大理石底座上，试图引起美人克罗琳达的注意。

“那末，”他天真地问，“卢贡为什么不愿意把那笔钱归还罗德里格斯呢？他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做事不能违背良心，”卡恩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拉·罗盖特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发现两位同僚的表情都非常严肃，顿时收起了笑容。

“总而言之，”卡恩先生推心置腹地说，“自从玛尔西当上了内政大臣，卢贡就遇到了麻烦。他们两人总是形同水火……卢贡说过，他为皇上出过那么多的力，要不是怀着一片忠诚，他早就急流勇退了……眼下他对杜伊勒利宫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自忖也该换换环境了。”

“真是个正人君子。”贝京赞叹地说。

“不错，”拉·罗盖特显得很精明，“他要是想引退，现在倒是个好机会……不管怎么说，朋友们是十分惋惜的。你们看，后面那位上校正在发愁呢，他原指望在下月十五把红绶带挂到胸前的……再说那漂亮的布夏尔夫人吧，她起过誓，要在六个月内，使她那位可敬的丈夫当上内政部的司长！她还要在自己生日那天，让卢贡的宠儿小戴柯拉也在布夏尔先生名下挂个头衔……噢，戴柯拉和布夏尔夫人呢？怎么都不见啦？”

三位先生向四处张望，最后还是在行政法院专席的暗角落里发现了他们；会议开幕时，他们俩坐的是第一排。这两个人满脸红晕，不声不响地躲在一位秃顶老先生的背后。这时，议长手上的文件快念完了。他觉得最后的几句话过于刺耳，有点难以出口，于是就稍稍降低了调门：

“关于对一八五三年六月九日的借款提高利率的法律草案，以及关于准许芒什省征收特别税的法律草案。”

说话间，有位议员进入大厅，卡恩先生跑着迎上前去，把他领过来作了介绍：

“这位是德·孔勃罗先生……他一定能给我们提供消息。”

德·孔勃罗先生原是宫里的内侍，朗德省遵照皇上本人的旨意，将他任命为该省选派的众议员。他谨小慎微地行过礼，等待对方提问。这位先生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表人材，特别是那撮乌黑的胡须使他在脂粉堆里获得过不少的成就。

“呃，宫里有什么说法？皇上有没有作出决定？”卡恩先生发问。

“我的天，”德·孔勃罗先生带着沉浊的小舌音^①回答，“说

① 法语字母“r”一般用小舌发颤音，如果将小舌颤动过度，声音就显得沉浊。

法可不少……不过，皇上对行政法院院长先生是最有感情的。他们的会晤一定是非常亲切的……是的，非常亲切。”

他顿了一顿，掂了掂这句话的分量，看看是否说过了头。

“照您这么说，辞呈撤回啦？”卡恩先生急忙接话，眼睛也顿时亮了。

“我可没有这么说，”内侍局促不安地向他们解释，“我一点儿也不清楚。你们都知道，我的地位很特殊……”

他笑了笑，没有再往下说，就急急忙忙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卡恩先生耸了耸肩膀，转身对拉·罗盖特先生说：

“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您姐姐德·廖朗茨夫人总不会什么也没有告诉您吧。”

“嘿！我姐姐比起德·孔勃罗先生来还要口紧呢，”年轻议员笑着回答，“自从她进宫陪驾以来，她总是一本正经的，就象当上了大臣似的……不过，她昨天还告诉过我，辞呈是一定会被接受的……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据说，曾经派过一位夫人去劝卢贡让步。您说卢贡他怎么来着？他把她撵走了；要知道，这位夫人长得可美呢！”

“卢贡素来不近女色，”贝京先生郑重其事地解释。

拉·罗盖特笑得前仰后合。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要是愿意，可以举出许多事实。

“比如说吧，”他压低了嗓门，“柯罗尔夫人……”

“绝对不可能，”卡恩先生打断了他的话，“您压根儿不知道底细。”

“那好，这漂亮的克罗琳达呢？您又该怎么说呢？”

“得了吧！卢贡是个大人物，怎么会跟这个野姑娘胡来！”

三位先生紧紧地凑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说着粗话，讲狼袭的

故事。他们讲了许多有关这两位意大利女人的奇闻轶事。这母女俩既是冒险家，又是贵妇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大臣的府邸，小剧场的包厢，时髦的海滨浴场，偏僻角落里的小客栈，凡是人多口杂的地方，都有她们的踪影。有人说，那位母亲出身在某家皇室的寝宫里；可是女儿竟对法国人的规矩十分无知，这使她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缺乏教养的“野姑娘”。她骑起马来，总是把马折腾得筋疲力尽；下雨天，她会露着脏袜子和旧皮靴在人行道上走过；如今，她正在物色一个丈夫。她对男人笑起来就象一个老练的女人，一点儿也不害羞。拉·罗盖特先生还说，有一次，意大利教皇国^①的公使鲁斯柯尼骑士举行跳舞晚会，她竟扮成狩猎女神狄安娜^②的模样前去赴会，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第二天，喜爱女色的老参议员德·努加雷特先生几乎要向她求婚。三位议员边议论，边向这位美人膘上一眼。那姑娘对议会里的规矩毫不理会，这时正拿着一个巨大的观剧镜轮番察看会场里的每一位议员。

“不，不，”卡恩先生一再强调，“卢贡绝对不会那样傻！……他只是认为她很聪明，也和她开过玩笑，叫过她‘马基雅维里小姐’^③。他只是觉得这姑娘很有意思。就这么回事。”

① 当时意大利尚未统一，共有八个小王国和地区，教皇国是其中之一，由教皇统治，罗马地区属教皇国管辖。

② 罗马神话中的重要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她居住在森林里，掌管狩猎，照顾妇女分娩，保护少年男女，以贞洁著称。她不许凡人偷看她的面貌，犯者即被处死。其孪生兄阿波罗即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故狄安娜也被视为月亮女神。她的艺术形象一般都是裸体，带一把弓，有时身旁还有一头鹿。

③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外交官，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后来，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就成为不择手段的人的代名词。

“问题不在这里，”贝京下结论说，“卢贡错就错在不结婚……成家才能立业嘛。”

于是，三个人一致认为，卢贡应该娶这样一个妻子：她年纪不能太轻，至少得三十五岁，要有钱，又能做个守妇道的家庭主妇。

这时，会场里的嘈杂声愈来愈大。三位先生因为谈桃色新闻入了迷，竟对周围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走廊尽头远远地响起管事们的召唤声：“先生们，开会了！开会了！”大厅里，厚实的双扇大门敞开着，桃花心木的门板上装饰着金色的星星，这时，议员们从各个角落纷纷返回大厅。至此，空了一半的会场里，人又渐渐地多了起来。议员们东一堆，西一撮，乏味地聊着天，爱瞌睡的人强忍着呵欠，卷入了边握手边拾级而上的人流。他们有的向左，有的往右，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一面就座，一面互相含笑致意，仿佛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里，脸上都流露出这样一种表情：到这里来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左边最后一排有位胖子，因为睡得太熟，是被邻座的人唤醒的；后者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急忙揉了揉眼睛，端正了一下坐姿。冗长的、使人厌倦的议程行将结束，最使人感兴趣的项目马上就要开始。

卡恩先生和他两位同僚也随着人流，不知不觉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们还是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有时还得忍着不笑出声音来。拉·罗盖特先生又讲了一则有关克罗琳达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她忽然心血来潮，叫人在自己的卧室内挂满了黑幔。黑幔上缀着泪珠模样的银箔^①。她自己则躺在床上，埋在一

^① 泪珠形的银箔是缀在孝幔上的装饰物，这里描写的是，克罗琳达把自己装扮成一具死尸。

床黑色的被子里，只露出一个鼻子尖，就这样来接待她的几位密友。

卡恩先生正要坐下，猛然想起了什么。他抱怨说：

“拉·罗盖特这个白痴真会嚼舌头，弄得我连卢贡进来也没看见！”

他气冲冲地转身责问贝京：

“咳！贝京，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按照议会规定的礼仪，卢贡刚被接入会场，送到政府特派员的专座上，坐在两位推事的中间。这个专座设在主席台下方，从前议会的讲台就设在这里。现在这个专座看起来象一个巨大的桃花心木柜子。卢贡转过身来，面向着大厅坐定。他身穿绿呢官服，衣领和袖口上绣着金线，一副宽阔的肩膀把衣服绷得紧紧的。他生得天庭饱满，浓密的头发刚开始变灰。一双厚眼皮总是耷拉着，遮住了半个眼珠子；一张长方脸，一个大鼻子，加上两片厚嘴唇，使他的相貌在粗俗中带有几分健美。他虽然已经四十六岁了，可是脸上却看不到一道皱纹。他稳稳当地靠在椅子背上，把下巴埋在衣领里。他神情冷漠，微露倦容，似乎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他还是老样子。”贝京先生轻声评论。

议员们纷纷俯下身去，观察卢贡的脸色。他们交头接耳，小声地议论起来。但卢贡的出场在旁听席上引起的反应却尤为强烈。夏波内夫妇为了让他看见，欣喜地伸长了脖子，差一点从上面掉下来。柯罗尔夫人轻轻地咳了几声，拿出一方手帕抖了几下，装出要擦嘴的样子。若布兰上校把身板挺得笔直。美貌的布夏尔夫人也急忙回到第一排；她一面微微喘气，一面重新系她的帽带。戴柯拉先生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满脸不高兴。漂亮姑